

仁懷文史資料

第二十四輯

本燒房開設貴州仁懷縣屬茅苔村歷有年所深蒙各
界嘉許民國四年運赴美國巴拿馬賽會蒙給獎憑獎牌
由農商部轉咨來黔承領在案人所共聞此酒之特色
中外咸知茲再精益求精不惜工貲改良造作總期盡美
盡善為目的如蒙仕商賜顧者請認明麥子商標為記
庶不致誤

貴州仁懷縣茅苔村榮和燒房謹啟



重慶道門口美味村獨家經理

仁怀文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内部发行)

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编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杨承宗

封面设计：罗正超

余古然国画 马桑坪（局部）



证号：黔刊字 H-0042

目 录

◆纪念建军节 80 周年◆

- 回忆解放仁怀和剿匪总斗争 叶位琛(1)
历史就在我们身边 李光华 周山荣等(7)

◆人物春秋◆

- 《贵州公报》主笔王彝久 刘一鸣(13)
王秉乾简介 杨代绪(19)
华问渠简介 龙先绪(21)
赖永初简介 龙先绪(23)
世界人乘佛教推行导师圣开上人 李兴国(25)

◆名人故居◆

- 周林故居简介 蔡永德(28)
韩念龙故居简介 蔡星明(30)
王秉乾故居简介 杨代绪(32)

◆掘古探幽◆

- 岁月留痕话县城 杨代绪(34)
军事古镇黎民镇兴废记 龙先绪(49)
水塘天和号 蔡星明(54)
炎黄子孙血浓于水 周珍元(58)

◆黎汝谦研究◆

- 黎谦年谱 龙先绪(62)
《夷牢溪庐诗钞》内容及艺术特色 刘一鸣(121)

◆《仁怀文史资料》总目◆

- 第一辑 (133)
第二辑 (134)
第三辑 (134)
第四辑 (135)
第五辑 (136)
第六辑 (137)
第七辑 (138)
第八辑 (140)
第九辑 (141)
第十辑 (143)
第十一辑 (145)
第十二辑 (147)
第十三辑 (148)
第十四辑 (149)
第十五辑 (151)
第十六辑 (152)
第十七辑 (153)
第十八辑 (153)
第十九辑 (154)
第二十辑 (154)
第二十一辑 (155)
第二十二辑 (157)
第二十三辑 (158)

回忆解放仁怀和剿匪斗争

叶位琛

1949年11月中旬,根据贵州省委指示,部队在黄平整编,调整配备各县人员,明确杨用信、潘广乾、耿焕民三人组成中共仁怀县委,率领二大队七中队的部分同志,解放接管仁怀县。这时我也由二中队调到七中队。

仁怀位于遵义地区西北部,28万人,26个乡镇,赤水河中游,同四川古蔺县相连,是川黔重要的交通要道,冠誉全球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素有“酒乡”之称。茅台镇,也是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四渡赤水重要的渡口之一。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在进军四川途中解放了仁怀县城。遵照十军政治部主任李文进的指示,在新政权尚未建立之前,由当地进步人士曾荣章、周礼明、彭孝义等组成“仁怀县人民临时办事处”。组织支前工作和维护社会治安。十军随即离开了仁怀,实际是唱的“空城计”。

仁怀地势比较复杂。山高林密,封建势力的基础雄厚,地主、反革命武装遍布全县。在我大军挺进西南的疾风暴雨中,敌人从四面八方这一川黔结合部流窜。解放遵义期间,大军压境,敌人虽然四处溃逃,但并没有解除武装,只是由中心地带转到比较隐蔽的边沿角落,伺机而动,形成对我四面包围之势。在东北角,有国民党第五行政区保安副司令赵兴鉴和保十三团团长江代龙率领的一千余人,以及国民党仁怀县县长李繁均的警卫营、随行人员二百多人;西北角在靠近四川地带的国民党八十九军第六独立旅旅长罗再启率领四百多人,装备精良;南面,在靠近金沙边界的鲁班、茅坝一带,盘踞着李文猷纠集的国民党“反共预备团”第一团,以及国民党

第六旅第十六团团长江周天富、十八团团长江周富业的残部,还有“国大代表、沿河县县长曾毓权、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周天一、敌师长赵翔龙及地主反动武装;在北面三合、桑木一带有“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国民党遵义专署专员卢杰的四个纵队和一个直属大队,以及国民党仁怀县参议长蔡维新担任团长的“反共预备团”第二团等反动武装。加上其他如陈美之、黑善牛、周治国等股匪人枪都在二三百人之众。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反动武装力量的威胁,不仅需要大无畏的革命胆略,而且还要有巧妙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方法。

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遵义地委的指示,我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仁怀独立大队的名义去解放接管仁怀的。任命潘广乾为大队长,杨用信为政治委员,耿焕民为政治部主任。我们在黄平整编的三大队七中队,包括干部、勤杂人员在内总共 79 人,加上原遵义保安团起义的一个中队,总共 200 余人,分四批从遵义出发。我随政委杨用信 30 余人是第一批,于 1949 年 12 月 21 日首先进入仁怀,在离县一二公里地方青杠坡,受到县人民临时办事处和各界人士、群众一千多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潘广乾、耿焕民于次日也分别率队进城。

独立大队接管仁怀,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对新区的方针政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地方进步人士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合作,收缴敌伪武器,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贯彻稳定的方针,依靠群众迅速铺开全面工作:(1)听取县人民临时办事处的汇报,将临时办事处改建为“仁怀县人民办事处”,并以办事处名义向全县发布安民告示,宣布仁怀县解放。(2)通过县人民办事处和地方进步人士,做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和投诚工作。(3)建立人民办事处四个分处,将 26 个乡镇分别划分四个分处管辖,配备领导班子、工作人员和武装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工作。(4)报经地委批准,于 1950 年 1 月 19 至 20 日,召开了仁怀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精神,民主选举潘广乾为县长。周礼明

为副县长正式宣告仁怀县第一届人民政府成立，人民办事处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通过地方进步人士周梦生、陈佛中先生，首先争取了赵兴鉴、张代龙、李繁均率部向遵义军分区投诚。接着经过谈判，争取国民党第六独立旅起义。12月29日由独立旅旅长罗再启、副旅长傅洙率该部官兵携械到县城起义，交出六0炮2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12挺，掷弹筒12个，冲锋枪1支，卡宾枪1支，手枪数10支，步枪169支（一律崭新的捷克式步枪），以及一部分炮弹、手榴弹。不仅武装了我们自己，还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军民的士气。罗再启的起义，对其胞兄罗次启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当全县军民兴高彩烈的时候。形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1950年元旦后不久，隐藏在全县各阴暗角落的一切反动势力，包括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政客、散兵游勇、特务惯匪，他们勾结在一起，乘我大军入川作战、地方武装力量薄弱之机，纷纷出动，疯狂向我反扑，梦想夺回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元月12日，城南大匪首周天一、柯愈寿等组织300多匪众，攻打我办事处二分处，向我开了第一枪。20日我办事处指导员王以亮牺牲，通讯员龚在发被俘惨遭杀害。城北，杨碧华匪部相继叛乱，三分处公安助理员高学仁在回归县城途中遭伏击壮烈牺牲，西进干部饶庆也被杀害。随后，蔡维新率匪攻占了距县城15公里的水塘乡，控制北面交通要道。长岗、坛厂一带以“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北司令”罗湘培、副司令胥杰，大匪首陈美之、冯仲衡为首组织2000多匪众。截断了遵义至仁怀的交通要道。1月30日。周天一和茅台大匪首黄文英相勾结，占领了茅台镇，抢劫国家盐仓，并威胁攻打县城。这时周边的古蔺、金沙、习水等县也相继被土匪占领。全县接管下来的原国民党乡镇长26人，就有22人公开叛变。我处于交通断绝、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形势十分危急。至2月初，我派驻各地办事处的四个分处，先后被迫撤回县城。至此，除县城所在地中枢镇和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均被土匪占领。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县委进行冷静的分析,认为一无救兵,二无退路,敌人已经把我们逼上绝路,只有横下一条心,与敌人战斗到底。县委在县公安局召开了部分骨干参加的动员会,杨、潘分别讲了话,号召共产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战斗在前,决不后退,誓死保卫县城,人在县城在。当时地方力量总共只有200多人枪,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城墙,日夜防守。我们所有的人员全副武装,衣不解带,枪不离身,昼夜巡逻,站岗放哨,作好随时入歼来犯之敌的准备。这就是著名的“县城保卫战”。

不久,成都战役胜利结束。这时贵州却匪风四起,气焰嚣张,解放了的许多县城又被土匪占领,形势十分紧张。遵照西南军区的指示,五兵团十六军回师贵州剿匪,要求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第二个战役”来打。回师部队沿赤水河而上,潘、杨两位领导赶赴茅台,会见了46师政治部主任王猛,得知奉命进驻仁怀的剿匪部队是47师的139团,当即写信派游学龙星夜兼程,在赤水县元厚见到了139团首长,请求急速赶赴仁怀。部队接到信后不顾疲劳,急行军于2月10日经茅台进入仁怀县城中枢镇。由于大部队回师。被匪围困多日的县城威胁也就解除了。

139团进驻仁怀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实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由139团政委王尚兼任仁怀县委副书记,团长徐仲禹为县委委员(139团团部移驻桐梓后,由三营营长朱恒金、教导员白泉参加为县委委员),实行统一指挥。同时,成立由党政军领导和地方民主人士参加的“仁怀县剿匪委员会”,贯彻执行“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有计划地组织重点打击。从139团进驻至4月份,这一段工作相对比较顺利,局面从被动变为主动,由防御转向进攻。4月11日139团团部移驻桐梓,只留下三营900多人在仁怀继续剿匪。敌人见我兵力减少。又重新嚣张起来,由南向北向我反扑,组织匪众多次向茅台、鲁班、坛厂、水塘等地进攻。从5月开始至9月这一阶段。是战斗最激烈、最艰苦的阶段,也是仁怀剿匪斗争最辉煌的阶段。4至5月,以大匪首周天一、周治国、

李文献为首,组织匪众几千人,先后三次攻打鲁班。第二次从4月17日开始一直打到23日,持续7天7夜。我们坚守在三个碉堡上,三挺轻机枪打坏了两挺,形势十分危急。后经朱营长、白教导员带领九连十连猛烈冲锋,击毙和俘虏匪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多支,打退了敌人的包围进攻。这次战斗影响很大,受到遵义专员公署和遵义军分区的表彰,并派分区作战科长巩树祥来县总结经验。

139团三营,前身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南征北战,立过赫赫战功。九连是模范连。1950年在北京参加过全国的英模大会。营长朱恒金、教导员白泉都很年轻,二十多岁,身经解放战争的许多重大战役,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胆略过人,敢打敢拼,敢打硬仗。他们在剿匪实践中总结了“引蛇出洞”、“猛虎掏心”、“铁壁合围”等战略战术,使敌人闻风丧胆。7月份,三营配合友军的五个连,向窜扰在遵义、金沙和我县茅坝边境一带的叛保八团、六团以及大匪首吴向荣、周治国等6200余匪进行铁壁合围,历时26天,歼敌5000多人。8月25日,在139团参谋长翁介山的指挥下,组织对李家寨独攻。李家寨是北面大匪首李正开多年经营建立的老巢,易守难攻。且有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盘踞在那里,极其顽固,部队伤亡较大。最后用迫击炮猛打,打了四五十发炮弹,终于把这个顽固的堡垒攻下来,取得了胜利,但我军牺牲了11位战士。

从1950年初开始至1952年年底,经过将近一年的剿匪斗争,中间有胜利、有反复、有经验、有教训,但全县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各地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开展工作。经过清匪、反霸、征粮、减租、退押五大任务的反封建斗争,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发展农会会员。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从1951年元月8日开始,全县戒严15天,军民齐心协力,山山布网,路路设岗,盘查行人,搜山清洞,形成强大的铜墙铁壁,迫使大大小小匪首无处藏身被捉拿归案。1951年元月,经遵义地委和专署批准,仁怀召开全县性的群众大会,到会2万多人,公审枪决周天一、黄文英等12名大匪首。一年多,经

过大大小小战斗 300 多次,剿灭土匪近万人,打死打伤和活捉大小匪首 800 多人,最后以敌人彻底灭亡、人民彻底胜利而告终。

仁怀的剿匪斗争,是一场残酷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干部、解放军官兵为此付出巨大牺牲。1950 年 10 月经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县城南门外筹建烈士陵园。在仁怀剿匪斗争中共牺牲了 76 个同志,其中埋在烈士陵园的有 68 座墓地。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多少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应当倍加珍惜。

(原载《遵义日报》2007 年 8 月 19 日)

历史就在我们身边

李光华 周山荣 赵一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摆脱百年屈辱的不懈奋争中，仁怀人从未缺席！无论是牺牲惨重的抗日战争，还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又或是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自卫还击战，仁怀儿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红色记忆。

如今，参加过这些正义战争的仁怀人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活着的也大多年老多病，有的由于各种原因，生活还相当困难。作为后来人，仁怀网络志愿者没有忘记这些先辈。建军八十周年之际，仁怀市网络志愿者服务站发起组织了“赤子行动·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特此编发专稿，以缅怀生者、告慰英灵！

4月下旬，仁怀市网络志愿者胡贵开、廖小丽等人，便计划在今年建军节前后，组织一次看望慰问老兵的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在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赤子行动·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终于正式实施。

8月11日上午，网络志愿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行十余人前往鲁班镇生界、农堡村，看望慰问了流散在乡红军、抗美援朝老兵和退役军人，给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生界村的是三位原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年龄最大的陈佐良今年已经86岁，最小的张宗江也有76岁，肖天贵居中，77岁。

岁月如风，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三位老人虽然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但都设法把各种证件保存下来。兵役证上，曾经年轻的

面孔令人动容：几十年前，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跨过鸭绿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见证了一个遭受百年耻辱的民族走上复兴之路。

这些证件已经发黄破旧，但历史的烟云却在这破旧中若隐若现。陈佐良的兵役证上写着：陈佐良同志系贵州省仁怀县鲁班区官英乡人，按照兵役法的规定，编入第一类预备役。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彭德怀。时间是1956年。

仁怀刚解放，陈佐良就报名参了解放仁怀的16军47师139团。1951年，139团参加抗美援朝，先是在朝鲜西海岸驻守，随后，他被调到另一个坦克团，上甘岭战役爆发后，他所在的坦克团又奉命参加作战。

说到这里，陈佐良两眼放光：“不管是139团，还是坦克团，我在的部队都是很厉害的。”肖天贵也是139团的。他是步兵，入朝后就开始打仗，在朝鲜打了十多仗，一直从鸭绿江边的朝鲜新义州打到了三八线。张宗江立过三等功两次，一份是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颁发的，一份是回国后由当时的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颁发的。

说到自己的部队，肖天贵同样自豪：“我们139团是最能打仗的！”而年龄最小的张宗江一开口更让在场网络志愿者大吃一惊：1951年19岁当兵52年入朝的张宗江，其所在部队居然是在朝鲜战场上打出赫赫威名的万岁军——38军！

岁月过去了几十年，但军人的荣誉和自豪仍然在老兵们对自己的部队的回忆中闪现。三位老人说到自己的老部队，无不神采飞扬。当张宗江一口气说出自己的部队番号“38军114师342团1营机炮连，师长江拥辉”时，军人的荣耀在他脸上灼灼生辉，是的，他有资格骄傲，在朝鲜战场上，38军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第二次战役中38军14小时穿插140华里，比退却的美军提前五分钟赶到其必经之地龙源里，一场松骨峰阻击战打得天翻地覆，最终将突围的美军死死关在了包围圈中，为战役胜利立下首功。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司令员在给38军的电报中，亲笔添上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万岁！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名字一直传到今天。

美国兵没什么了不起！

作为在第一线和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交过手的普通士兵，大家对老兵们的战斗经历都非常好奇。而老兵们在说到和美军作战的过程时，口气也是惊人的一致：美国兵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步兵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陈佐良说，上甘岭战役爆发后，他们坦克团增援上甘岭，不料团里出了个叛徒，用无线电告诉了美国人情报，美国空军马上就把坦克团前进道路上的一座桥梁给炸坏，我方不得不派出工兵架桥，但桥一修好美国飞机马上又给炸坏，最终坦克团没能赶上参战。肖天贵回忆说，美国陆军打不过我们，于是“回去造飞机”，用飞机狂轰滥炸。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陆军和步兵的表现拙劣，战斗力一直不被志愿军所看好，但美国空军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飞行员都是老手，在战斗中对志愿军造成了极大威胁和损失。志愿军吃了美国空军的亏，便着手建立自己的高射炮兵，打下了不少美国飞机。肖天贵在朝鲜是机枪手，腰肋受过伤，回国后也当过高射炮兵。

在同村的抗美援朝老兵中，张宗江在部队曾读过文化速成班，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他当过文书、记录员、机枪手，俘虏过美国士兵。他说，我军对被俘的外国军人很优待，帮他们洗澡换衣服，不打他们，也不骂他们。

肖天贵入朝时，他所在部队在一座桥上向南开进，而被美军打散的朝鲜人民军也要通过这座桥向中国境内撤退，双方行进方向不同，一下把桥给堵住了。我军急着要上前线，但没人懂朝鲜语，无法和朝鲜人民军联系。这时忽然有一个苏联军官从朝鲜人民军的队列中走出来，指挥人民军退到桥的两侧，让出了通道，我军这才继续向南前进。当时肖天贵就很奇怪，为什么在朝鲜人民军中有苏

联军官？这成为了他多年来的一个不解之谜。

朝鲜人民军中为什么会有苏联军官？网络志愿者们也很好奇。史料记载，当时苏联在朝鲜人民军中配备了大量顾问，有的一直配备到了营一级部队。志愿军入朝时正是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遭到重大损失后的时刻，仅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就超过了十万人。肖天贵在桥上遇到的那支朝鲜部队，可能正是因为战斗损失严重，军官伤亡殆尽，所以在其中的苏联顾问才出来代理指挥给志愿军让路的。

我是迫击炮瞄准手

上甘岭战役打响时，张宗江所在的38军114师342团正好在15军防守的上甘岭侧翼的394.8高地，他在高地上守备了3个月零8天。这里虽然不是美军的主攻方向，但美军为了保证上甘岭方向的进攻顺利，一直在对394.8高地进行牵制性进攻，断断续续打了一两个月，最激烈的一个星期，美军每天都在进攻，用张宗江的话说“次数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张宗江是迫击炮瞄准手，每天开炮支援第一线的步兵。只要前面的步兵一呼叫炮火，他们就马上就开炮，把美国兵打下去。志愿军的迫击炮打的很准，美国步兵受不了，就呼叫他们的炮火反击，张宗江他们也就成了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张宗江当时在这次战斗中受了轻伤，敌人的炮弹落在附近，幸好被一棵树挡了一下。虽说是轻伤，但正中头顶，伤疤处至今没有头发，如果弹片击中的部位再低一点，也许就见不到现在的张宗江老人了。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迫击炮一直是步兵最重要的随伴火力骨干，创造了无数奇迹。长征中红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面对敌人气势汹汹的反扑，有“红军炮神”之称的赵章成操纵迫击炮，三发炮弹在敌群中打出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一个营的敌人顿时作鸟兽散。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的迫击炮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一次大反击中,我军曾集中了上百门迫击炮,以每门炮每分钟二十发的射速,五分钟内发射了上万发炮弹,一下将敌阵地上的工事和火力点破坏了70%,极大的减少了步兵的进攻阻力。一个后勤战士好不容易穿过封锁线送上来几箱迫击炮炮弹,见到炮兵阵地上如此快速的射击,顿时破口大骂:“老子像驴似的给你们送炮弹,狗日的你们就这样浪费!”骂完他掉头就走——继续背炮弹去了。

听着这些老兵的话语,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在和三位老人的对话中,大家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种激昂的情绪。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刻,当时只有20岁左右的三位老兵,毅然响应国家号召,走上烽烟弥漫的战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新中国筑起钢铁长城,为人民赢得了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他们的那种蔑视强敌的精神,甚至赢得了敌手的尊重。十几年后的越南战争,美国人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却不敢让哪怕是一个士兵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因为中国告诉他们:只要有一个美国军人跨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必定出兵!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再不敢和中国军队在陆地上见面,中华民族,也从此走上了复兴之途!

我是三军团彭德怀的部下

离开生界,网络志愿者们又来到农堡村。该村的曾德全是目前仁怀唯一在世的流散在乡老红军。

红军在仁怀转战时间较长。据统计,因各种原因流散在乡的红军100余人,其中,有60余人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地痞流氓杀害。有关部门已结论为流散在乡红军的有18人,曾德全便是其中之一。史料记载,1959年11月,仁怀县人民委员会召开首次流散在乡红军座谈会,曾德全等19人应邀参加了会议。

曾德全,生于1918年,江西广昌县人。90岁高龄的曾德全老人不仅听不清楚别人问什么,连说话都不很连贯了。只是断断续续

的听他说“在鲁班打仗,受伤”,“毛主席,三军团”。

他的儿孙告诉网络志愿者,1934年,15岁的曾德全在老家参加红军。参军后,分到卫生队干了六个月,后编红三军团三军团二营四连当通讯员,10月参加了空前绝后的长征。1935年初,在四川古蔺的一次战斗中,曾德全负了伤。负伤后转战遵义,然而伤势恶化,同时还患了痢疾,便掉了队。

曾德全在遵义鸭溪养了半年伤,伤好后来到了仁怀,在当时鲁班大地主孟廷轩家帮工,直到仁怀解放。1950年,曾德全还光荣地入了党。1959年10月,仁怀县人民委员会认定曾德全为流散在乡红军。这些情况,从《仁怀军事志》、《仁怀文史资料》文献资料上得到印证。

随行的村支书还介绍说,因为曾德全参加红军时的年龄小,而且没有文化,1967年,他说不清楚参加红军和长征的历史,造反派不承认他是红军,并且取消了他的应有待遇。曾德全十分想不通,忍痛把自己和老伴的棺材卖了,安排儿子去江西广昌老家找证人,终于澄清了他是红军参加长征的事实。1984年,有关部门发文明确了他的身份和待遇。

老人有四子一女,其中一个儿子已回江西老家定居。同住的儿子感叹说,自己一家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一些故事,但却没有想到记录下来,现在想到了,可老人的记忆已经不清渐了。

网络志愿者们很兴奋地邀请老人合影留念。孙子曾庆伟步行送出好几里路,他说,他很想送爷爷重走一趟长征路,然后和爷爷一起去北京看2008年的奥运会。到了公路旁,曾庆伟突然立正,向网络志愿者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